

我和科技小院的故事

——中国农业大学 12 名研究生基层成长之路

曹国鑫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10 让我“凌乱”的王庄 137

“老师,王庄的小麦产量出来了,是 1320 斤,12.5 个水分!”我兴奋地在手机短信发送人里添加了联系人“张宏彦老师”、“牛新胜老师”,又仔细看了一遍短信,郑重地按下了发送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了这个产量,王庄是可以待下去了。

11 论文过不过,农民说了算 149

在我们准备开题时,张老师提出了要求:不仅要通过学校的答辩,还要通过农民的答辩。通过学校的答辩要求论文框架设计合理,论文数据来源可靠;通过农民的答辩,要求对农民解决问题有明显效果,让农民满意才行。

12 让农村妇女幸福起来 167

这一年中她的长进可不小,我们来之前牌瘾十分大,从麻将桌上都叫不下来,家里的地也不好好管,广种薄收。现在呢,牌也戒了,家里的地还布置上了实验,看到效果后,更是花了不少心思在种地上。

附录 I: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小院网络分布与人员构成 177

附录 II: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科技小院”

培养模式探索 185

后记 193

宣传，起到了技术扩散和推广的作用，效果很明显。

在玉米收获时，看到农民增产后的喜悦我们激动不已，因为在这里我们每一次为农民的付出都转化成了农民直接增收的效益。其实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有此般本事，能够让这么多的人过得更开心、更幸福。这个收获的秋天，我心中的满足感与幸福感早已吞噬了城市的优越感。

最重要的是，被吹倒的玉米站了起来，我们与村民之间的感情也因为这场风被拉得更近了。看来，示范推广真像李晓林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在推广人心。

玉米晚收能增产

经历了那场刮来了感情的大风，本来以为离丰收的日子不远了，可是天灾却不抵“人祸”。

一天，我正在玉米地里例行检查，京贵大哥骑着三马子（三轮机动车）带着媳妇和满满一车的玉米从地里出来了，他说：“小曹，看看我今年的棒子种的有多大啊，这产量低不了！”媳妇坐在车后面也一直向我竖大拇指：“丰收了，一会媳妇给你包饺子啊！”

我可是急得直跳脚：“哥，你咋这么勤快啊，谁让你现在收了，这棒子还没完全成熟，现在的产量还不是最高呢，还差一大截呢！”

京贵诧异地看看棒子，然后看看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和你媳妇看着这秆也干了，叶子也变黄了，棒子都耷拉头了，这肯定是熟了啊，咋能说还没熟呢？我都种多少年地了，这我还不知道啊，况且你媳妇也说可以收了，这周边的你长吉大哥、秋臣、起运也都回家骑三马子去了，一会儿也都下地掰棒子了。”

“你捡个棒子，搓几个籽儿下来，能捏出水来不？”

“能，还挺多。”

我也捡起一个棒子，掰开了，搓了几个籽儿：“你们看，这粒的背面还有条线呢，这条线还这么高（距离籽粒的顶端）呢，这个叫做乳线，乳线消失了才算真的成熟了，那个时候产量才高呢。你再看看你这些棒子的乳线。”

我把几颗籽粒递给了京贵哥：“这条白线还没消失，说明这里面的水分还挺大的，还在继续灌浆呢，就是养分还在往这籽粒里面转移呢，产量还能增加，这乳线距离顶端越近，能增加的产量就越大。就你这个情况，现在收获，一亩地少收个一百来斤是肯定的了。”

况提供了可行性的借鉴经验。

一口危险的肥料

一次在地里指导农民施用底肥的时候,我发现村民朋友选用的肥料种类异常繁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劣质甚至假冒的肥料,可是村民们还是照常使用。有意思的是,当我停下来仔细打量肥料的包装时,村民都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大学生,你看看我的这个肥料是不是假的?”

开始,我还纳闷,既然不知道真假还敢买,村民不是想故意考考我这个大学生吧!通过几个问题的问答,我发现村民的问题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儿刁难我的意思,甚至有的村民对那些“三无”的肥料还在将信将疑;还有的村民就是图着肥料包装花哨,以为越花哨的肥料肥效越好。其实啊,有的包装越花哨说明包装袋里的肥料内容也越花哨,生产这种肥料的老板的心也就越花哨,谁曾想过包装袋上的一个明星画像就能让肥料的价格倍增,养分含量却和包装袋上的标注相差甚远呢?

还有的村民是为图省事,因为家里男劳力外出打工了,往地里运肥料这件事对于有的妇女来说也变得有些棘手了。所以有的小商贩打着“上门服务”的幌子,把假冒伪劣的肥料直接送到了村民的地头;还有的村民能躲过一般奸商的重重围堵,但是最终还是输给了更奸的奸商。有的村民判断肥料真伪的方法还挺独树一帜,既不看包装也不看服务,就只看价格,走“中间路线”:既不买最贵的,也不买最便宜的。为什么呢?村民的解释是这样的:买贵的如果上当了受骗了,那样损失的太多,“便宜没好货”,所以选择了一个自认为有效的妙法。可是有的奸商早就摸透了大家的心思,更坑农害农的就是那些根本不卖真货的奸商,管你怎么选择,只要你进了这个门就别想带着真肥料出去。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猎人和狐狸的故事,不过,这里的狐狸异常狡猾,摸清了猎人的所有底细,而自作聪明的猎人由于缺乏知识,只能在几个没有狐狸的洞口乱开上几枪,往往铩羽而归却又一再重蹈覆辙。

其实,说的简单点,就是让村民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村民们的头脑一直在那儿,可是知识呢?

开始还只是纳闷儿,现在我变得有些糊涂了,这是一个多么简单但却严重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啊!可是怎么就没有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做过一丁点儿的知识普及呢?

接下来的又一次经历让我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有一次在指导村民施肥的时候,村民袁合众拉住我,信誓旦旦地考问我:“小曹,你知道过磷酸钙怎么辨别真伪么?”

由于之前也经历过几次类似的辨别肥料真伪的提问,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我还是很清楚答案并且非常愿意为村民解答的,肥料包装辨别的十项内容、购买大品牌的肥料产品、选择放心的购买渠道、购买后索要发票等这些都是标准的辨别方法。一般情况下,有了这几招就足够用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袁合众却教会了我第五种方法——用嘴去尝味道。

“小曹,我教你一个新方法啊,是老师都不教你,书本上也找不到的一种方法。”袁合众还煞有介事地朝我比划着,他伸手在装满过磷酸钙肥料的袋子里取出了一小把肥料摊在手心里,然后用右手的食指重重地蘸了一下,然后连忙放进了自己的嘴里,这一气呵成的动作似乎显示出这已经是一种习惯动作了,并且这迅速而连贯的动作完全没有留给我劝阻他的时间。

袁合众挤了挤眉毛,即使这样也丝毫掩饰不住他舌头和嘴唇上那强烈刺激所带来的痛苦,随后他立即吐了一口痰,舒缓了一下面部的表情,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劲儿还真大,这肥料是真的。”

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他还大呼着肥料的真伪,我连忙说:“不要命了,咋啥都往嘴里放呢?快吐出来,吐干净了。”

袁合众不紧不慢地提起身旁的瓶子往嘴里送了一口水,漱了漱口,把嘴里残留的肥料都吐了出来,这时还不忘记告诉我说:“我施了好几年的气肥(一种肥料名称,学名碳酸氢铵,一种挥发性强的肥料,有刺鼻性气味,俗称气肥)和过磷酸钙了。我知道这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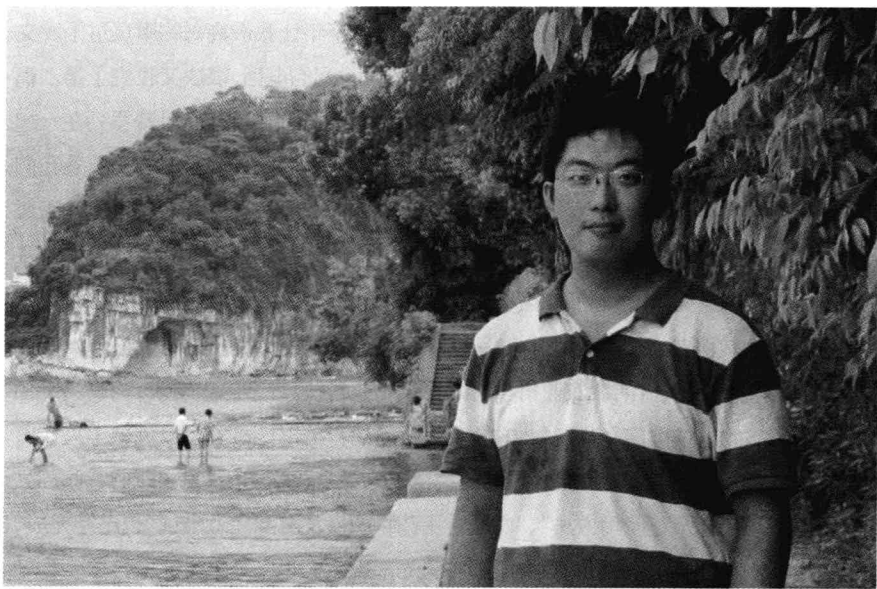
◎ 村民袁合众用嘴来鉴别肥料真假。

No. 3
我在曲周当“瓜农”

和他们的上家联系呢?照着这个思路去找那些大瓜商,提高西瓜的卖价准有门!既然瓜贩子不跟我们说西瓜卖到了哪里,那我们自己找市场好了,我就不信我一个研究生还不如他们几个瓜贩子。

那天一大早,趁着脑子的热劲还没消失,我就和李振海书记冲出去给西瓜找市场了。我们转遍了曲周及其周边的乡、县、城市,把邯郸、邢台、沙河的大型果品批发市场和超市几乎都给“扫荡”了。李书记负责开车,我负责游说,每锁定一个客户就会上去给他们讲我们在曲周的工作和这里西瓜的特色。苦口婆心地引起对方的兴趣,我们再往人家手里塞一张传单。

那天,我们点对点地发出去近 300 张传单,每张传单都会附带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讲,喊哑了嗓子,透支了体力。出去的时候是早上 7 点半,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夜里 1 点半了,我们就这么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引来了邯郸阳光超市的蔬菜瓜果采购部经理、广东瓜果对外贸易代理商等大客户,以及来自各地的大中小西瓜贩子。西瓜价格从 15 号开始直线飙升,西瓜的最高批发价格每斤达 5 角钱之多,比往年同期价格高出近 5 分钱。



◎ 2011 年,我从曲周来到广西,驻扎在隆安县金穗科技小院。

事实上,有很多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我们也不是太清楚,但一方面不能让农民失望,另一方面也不能“瞎指挥”。于是,我们开始找当地的专家、农业局技术人员,拜有经验的农技人员为师,与有经验的老农民做朋友。后来,曲周县农业局技术人员黄文超老师成了常驻“科技小院”的专家,曲周县植保站站站长杨玉芳老师也应邀为农民解决小麦生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上网学习,也是我的“必修课”。记得上网查询的第一个实际问题是小麦倒伏的问题,经过大量文献查阅和上网咨询才搞清楚小麦倒伏的具体原因。向师兄和学校老师请教也是我们主要的学习方法之一。有一次,陈新平教授就针对我们日志里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为我们及时解决农民生产问题提供了科技依据。

2010年4月13日,我和李晓林、刘全清两位老师一起来到大河道乡后老营村开展科技培训。刘老师是主讲,内容是西瓜的管理技术,针对农民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的答案一次次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屋里坐不下,很多农户趴在窗外听课,我第一次意识到农民朋友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次培训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农民们依然不愿离开。

那天晚上,“科技小院”终于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廓,我意识到我是一名研究生,不仅要研究农业科学问题,也需要研究中国农业的现状,还要研究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该如何发展。

我开始被这个地方吸引了,开始融入了这个团队,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了。我一方面在白寨乡了解、研究农民的行为,另一面加强对小麦、玉米生产技术的学习,同时我也开始琢磨:期望开辟自己的一片天地。

开辟我的“战场”

李晓林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让我们关注位于曲周县东部的槐桥乡——这里正在打造曲周“林果之乡”和“生态之乡”。

2010年5月10日,是我来到曲周最激动的一天。李老师把我和刘世昌送到了槐桥乡相公庄村,随身携带的棉被是我们俩唯一的行李。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林果产业,这相对于当时基地成立时的目标——实现小麦、玉米的大面积高产高效——又是一个新挑战。这是一个全新的作物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管理思维,更“要命”的是,因为是主动请缨,基地也没有经费的支持。

我和科技小院的故事

I'm in Quzhou

我，未来的研究生生活将与一个叫“曲周”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第一次听说曲周是在本科毕业前夕，我去参加了叶优良老师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其实，参加这次会议，我的小“私心”是为了见到我的导师江荣风老师，但到了会场才发现他并没有参会。但这次会议期间，我的收获还是不小：第一次见到了张宏彦老师，聆听了他关于曲周“双高”创建和“科技小院”的报告。听完报告后，顿时有些疑惑：曲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让一位中国农业最高学府的副教授扎根于此，言语中流露出无比的自豪感？

那时候，我的校友高超男也从曲周返回了河南农业大学，她也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很多关于曲周的故事，让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希望有机会也去感受一下。

有了这个想法，我主动跟江老师联系，表达了希望能够提前进入研究生生活的想法。

2010年6月13日，本科毕业的当天下午，我就拨通了江老师的电话：“江老师您好，我是刘瑞丽，我已经正式毕业了，可以参加研究生期间的工作了。”

“好，你知道曲周吗？”江老师在电话那头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偷偷地乐了。

“知道，我本科同学高超男读的就是李晓林老师的研究生，她现在就在曲周。”

“行，那你跟她联系一下，就直接去曲周吧。”

“好，江老师再见。”

挂断电话后，我立即联系了高超男，了解到了去曲周的乘车路线。第二天，我买了6月15日去往邯郸的火车票。那次旅程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第一次一个人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当天下午，拖着重重的行李，我第一次踏进了曲周的“科技小院”——这个后来陪伴了我两年多的地方。

第一次下地

来到曲周的时候，正是抢收小麦、抢种夏玉米的“双抢”时期，男生们每天都早早去示范方内安排小麦采样工作，我和高超男则被留在院子里“看家”，

还有自制小咸菜。我们和一群村民一起，吃着热乎乎的果子，喝着冰爽饮料，我突然觉得，这不是忙碌的田间地头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吗？

这是平常的一天，但在这一天，我开始了改变……

处理冬小麦样品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跟高超男一起处理从各个村采集回来的小麦样品。

我来自于农村，虽然没有种过地，但也见过小麦是怎么从麦穗变成麦粒的，并没有觉得脱粒会有多难。

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轻“敌”了。的确，把小麦放进机器，利用电力使其分离成籽粒、秸秆和颖壳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实验样品的脱粒工作却分为好几个步骤：第一步，先将样品称取一个总重；第二步，从样品中随机数 50 株，称重；第三步，进行脱粒，留取 300g 左右的秸秆，称重；第四步，脱粒结束，称总籽粒重，从中分取 300g 左右封存。每一个步骤得到的数据都有重要的作用，每个样品都要有编号，丝毫不能马虎，更不能偷工减料。

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只要你来到我们的科技小院，你就会见到这样的场景：院子里的树下放着一台脱粒机，旁边放着一台电子秤，秤上是个直径一米的大盆。一个小姑娘和村民一起把一袋小麦倒进大盆里，记下重量；再把这个盆抬下来，把另一个装满上一个样品籽粒的盆放上去；小姑娘从村民手里接过一把麦子，嘴里念念有词，走进屋子，记下数字；另一个小姑娘，看着电子秤上的数字，拿过村民手中的秸秆，端着籽粒，也是嘴里念念有词地走进屋里，记下数字。

这两个小姑娘就是我和高超男，村民是我们请来的帮工。我们就这样不停地往返于房间和树下。慢慢的，样品堆儿越来越小，当最后一袋子小麦终于分离成籽粒、秸秆和颖壳之后，本来就黑的我更黑了，成了“小黑妞”，高超男白皙的脖子上也有了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

所有的活完成以后，我数了一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俩共处理了 838 个样品！

当然，测产工作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还要烘干再称重，还要计算“千粒重”。这时，我的搭档高超男要去曲周县土肥站开展其他工作了，剩下的工作

树下有几位正在乘凉的老大爷，曹师兄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知识的时机，于是，他将一叠被称为“明白纸”的东西递到我手里，说：“师弟，去，过去给大家讲讲，我给你拍个工作照。”

当时我的感觉无法形容，因为本身我对这种病害就一无所知，即使手里拿着明白纸，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我是喊他们大爷呢还是老乡呢？或者已经是爷爷辈儿的了吧？这真是个纠结的问题，此外，像这种形式的与陌生人交流，我之前很少碰到过。实际上，我是个内向、腼腆、害羞的人，当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最后，我硬生生地将手里的明白纸塞到了老乡手中，没有说一句话。

师兄说：“你过去给大爷讲讲啊。”我回答说：“上面不是都写着呢吗？”

从此，腼腆、害羞、内向、说话会脸红等词语，成了我的“标签”。这与基地师兄们的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我心里暗暗想，真是来对了地方，因为我深知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短板在哪里，而曲周可以改变这一切。

“二当家”

我想每个刚进驻基地的学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看着师兄们在不停穿梭，不停忙碌，不停进进出出，不停说说写写，而自己却很难找到一事情干，似乎成了纯粹“打酱油”的角色。

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每个人都想让老师们知道其实自己并不是他们看到的那样无所事事、不知所措、文文弱弱、不堪重任。但是老师和师兄们在驻扎基地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同当地政府和村民们建立起了亲密的、别人短时间内无法替代的感情和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短时间内只能在师兄们的笼罩下工作、学习，农民有问题的时候，不会找我，领导慰问的时候，不会找我，老师安排任务的时候，不会找我。当时默默无闻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在那之前，“曲周七子”中的另外两个小伙子——方杰、刘世昌已经不甘心给师兄打下手，自己开辟战场去了。我来基地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家出走”有一段时间了，当听说他们在独自开展农民培训的时候，我心里何尝不羡慕？当李老师说他俩已经进入状态了，你现在进入状态还是有点慢的时候，我的心里怎能不苦涩？当时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心里暗暗发誓，两年后的自己一定要比师兄们更强。

时过境迁，一转眼，我也已经在曲周锻炼了两年，现在的我已经是“二当家”了，不

有一次谈到小麦群体的计算公式时,王俊山拉着我教他,让他也可以根据取样的“1米双行”的分蘖总数计算出一亩地的群体数量。慢慢地,王俊山对我的信任度大增,提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来深刻、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没过多久,村头村尾的土壤质量、张三李四家的家族情况,我心里都有了底儿。

我也理解了农民意识里的“返青期”,在他们的意识里,“返青”就是从地里化冻开始,一直到抽穗,根本没有拔节期这个概念,而农民的传统返青期水肥管理,确实是不科学的。

有了这个结论,我对工作有了信心,王庄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只要落实好水氮后移的技术,高产不是问题。

紧张的跟进

摸清了王庄的底子,接下来就是跟进了。

2010年年底的时候,基地就在王庄合作社组织的千亩方里遴选了一块150亩的地块准备做高产示范“百亩核心示范方”,这将是农业技术的主要投入点,也是科技小院在王庄立足的基本点。

2011年3月中旬,张宏彦老师又提出,要做一个“超高产方”,又从原来的“百亩核心方”里选出20亩高产方。我理解老师的期望,这个高产方,要做出一面“旗帜”,不仅要在王庄立足,也要引领曲周县小麦生产的未来,在综合技术的运用下,精耕细作,挖掘潜力,努力创造前所未有的高产。

2010年到2011年的冬天,北方地区遭受了50年不遇的干旱天气,庆幸的是王庄经受住了考验,这一切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起曲周实验站马永良老师在这里运用的“深耕+秸秆整株原位翻压还田技术”。

王庄村连年深耕的土壤质量与周围的村落有着质的不同,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同时,典型的“蒙金沙”土壤(即表层土壤疏松,有利于作物根系的下扎,下层土壤黏重,有利于保水保肥)使得王庄小麦得以在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旱声音中,“淡定”地等待着春天的来临。《科技日报》也以《曲周“双高”基地科技抗旱了不起》为题进行了报道,“旱年不旱”的科技抗旱经验,也深深地烙上了王庄印迹。

干旱的恶劣天气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小麦的生长,王庄的小麦参差不

一次田间学校课程，地点设在百亩核心方，邀请了曲周县农业局技术站的杨玉芳站长主讲。讲课期间，我带着杨站长察看百亩方的苗情，走到王俊山的地块时，杨玉芳惊诧地问道：“小黄，你们这块地怎么还不管理，苗太弱了，得马上浇水施肥！”杨站长的这番话，把我一直信奉的“拔节期管理”理念推翻了，我顿时懵了。我以为书本上的知识是没有错的，但在从事小麦、玉米生产管理 30 余年的杨站长面前，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联系过实际的理论知识，来得十分苍白无力！来到王庄后，我第一次感到慌了。

我明白，来到王庄是创高产的，但绝不是拿农民的地做实验的！当初别人轰轰烈烈抢水浇地时，我给方内 15 家农户进行“思想动员”，说服大家相信科技种田，不要提前进行“没必要的春季管理”，并且保证在地块需要管理的时候会通知大家。农民朋友相信了“水氮后移”的原理，满怀希望地等着丰收。但是，就现在看来，在王俊山等 4 家农户的地里，这个“后移”，“移”得太晚了。现在，起身后期的时候，小麦的分蘖也基本结束了，对于弱小的小麦群体，靠春季的分蘖来提高成穗数是不可能的了。

虽然我知道，就目前的成穗情况来看，小麦实现同比高产已不成问题了，杨站长也持“足够成穗”的观点，并鼓励我说：“问题应该不大”。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我打定主意：“赶紧浇水施肥！”，包括王俊山在内的几户农民，先进行水肥管理是当务之急，推迟一天，则多一分的压力。

上午的田间学校课程结束后，我马上督促王俊山和方内其他相同苗情的 4 个农户在当天下午开始管理小麦，马上进行追肥。但是，我得出的答复是：即使是下午及时购肥，最早“排上号”浇地，也要在第二天早上。

地下水灌溉是黄淮海平原这个缺水农业区的主要浇灌方式，但是，由于多年的灌溉，水资源锐减，水量也少了很多，农民们只能排队浇灌。虽然，王俊山和其他农民总共只有 20 亩灌溉量，但在使用大井的情况下，5 个农户完成浇灌任务也是 3 天后的事情了。

.....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庄冬小麦的产量终于上升了！

“老师，王庄的小麦产量出来了，是 1320 斤，12.5 个水分！”测产结果出来后，我兴奋地向老师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摘园进行采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采摘节使槐桥乡的苹果出名了,但农民看的是自己的收益能不能增加,这时候张景良说了:“我可沾了采摘节的光了,采摘节举办完了之后,我这园子里就没断过人,很多不同地方的人,邯郸的、永年县的都开着车来采摘,一次采摘,要求整棵树都摘完,价格比市场上还贵一块钱,有的人这次摘完了还说那棵树也给他留着,过几天再过来摘。”他还说:“这些人真怪,我帮他摘,他们还不让,说是就是体验摘苹果的感觉。”这下农民真信服了,我们以前说可以办采摘园,有的农民还说,谁会来摘啊,那么累。现在农民相信了,也看到前景了。很多农民都在自己的园子里挂出了采摘的牌子。

通过槐桥乡政府的积极努力,加上我们“双高”基地的同学出谋划策,整个采摘节办得红红火火,我们的苹果有名了,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正一步步地走向更好的未来。

札记

在曲周两年的驻村学习、生活,让我深深了解到农村的生产生活现状,以及当前国家在农业推广方面的现状,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是一个难得的,将会影响我一生的经历。两年来,我认为收获最大的是示范工作得到了农民和老师的肯定,知识得到了丰富,能力得到了锻炼,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转眼间,曲周两年的生活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双高”示范工作没有结束,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相信曲周“双高”基地的示范工作会越做越好,曲周模式也将会吸引越来越多县域的关注。

我相信,曲周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姥爷十几岁的时候就去当兵了，身上一直渗透着军人的气质，已经快 80 岁了还风度翩翩。当年姥爷在涿州当兵时，就经常去农大的实验地，所以他对农大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其实也不理解现在我们到底能在那里干什么，是不是像他们当年带的知青一样，但他始终相信农大应该是对的。

我对于他们的疑问也解释不清，因为当时的我对曲周还没有很强的归属感，也会时而迷茫。因为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而带着点矫情的我来说，当时考研的目标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但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被派遣到了曲周基地，第一次与农村和农民有了亲密接触。最初的我还是有很多的不适应：在家里喜欢吃米饭的我，在这里却是一天三顿的馒头；冬天冻坏的水龙头，平时喜欢化个美美淡妆的我连脸都要几天不能洗；夏日的艳阳，玉米地的日光浴，怎么保护也还是让我妈嘲笑了一番：“终于比你白了一回……”

在这里我怕找不到我的位置，这也是家人最担心的，在那我能行吗？答案终于在 2012 年的“五一”劳动节揭晓了。

“珊珊，我们打算在五一的时候出去玩，你姥姥姥爷年龄也大了，怕以后走不动了，也想一起去转转。”妈妈打电话来。



◎忘掉所有的压力，享受跳舞的过程。

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程亮,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场人,本科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6. 河北省曲周县张庄科技小院

冯霞,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山东省潍坊市人,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金树杰,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南省周口市人,本科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7. 河北省曲周县相公庄科技小院

刘世昌,2010~2012 年驻扎小院,山东省日照市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2012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骨干。

方杰,2010~2012 年驻扎小院,湖北省红安县人,本科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2012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骨干。

赵娜,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山东省乐县人,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硕士研究生。

陈延军,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北省邱县人,本科毕业于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李雪丽,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南西华县人,本科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代文龙,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山东省安丘县人,本科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8. 河北省曲周县后老营科技小院

黄成东,2010 年至今驻扎小院,陕西省清涧县人,本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博士研究生。

刘全清,2010 年至今驻扎小院,陕西省丹凤县人,1982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专业,现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宝深,2010~2011 年驻扎小院,辽宁省鞍山市人,本科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 11 级博士研究生。

9. 吉林省梨树县西河科技小院

陈延玲,2010 年至今驻扎小院,山东莒县人,本科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现为

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后。

赵光明,2010 年至今驻扎小院,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本科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现为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水稻管理区主任助理。

黄珊瑜,2010~2012 年驻扎小院,福建省南安市人,本科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2011 年 6 月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专业硕士毕业;现为德国科隆大学地理信息与科学系博士研究生。

辛琳琳,2011~2012 年驻扎小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本科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博士研究生。

程录平,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北省保定市人,本科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成姗姗,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山西省泽州县人,本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黄睿,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本科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12. 广东省徐闻县甲村科技小院

严程明,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江西省峡江县人,本科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张江周,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北省曲周县人,本科毕业于河北北方学院,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杜晓远,2012 年至今驻扎小院,河南省滑县人,本科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资源利用领域硕士研究生。

刘亚男,2011~2012 年驻扎小院,河北省衡水市人,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2011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在徐闻科技小院开展基地建设,现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植物营养研究室工作人员。

江良洪,2011~2012 年驻扎小院,河北省邢台市人,本科毕业于山东滨州学院,硕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专业,2011 年 3 月~2012 年 6 月在徐闻科技小院开展基地建设,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系科研助理。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金穗科技小院

李宝深,2011 年至今驻扎小院,辽宁省鞍山市人,本科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

后 记

不到曲周,就难以真正领略到几代农大人决战黄淮海平原的伟大壮举,难以体会到一种科学改变命运的精神震撼,更难以理解曲周人民对中国农大的水乳深情。

黄淮海平原五省二市,2.8 亿亩的耕地上,耕地盐碱化面积曾高达 $\frac{1}{3}$,以河北省曲周县最为恶劣,数百里原野“盐碱浮卤,几成废壤”,“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耒耜响,不见粮归仓”。

1973 年,以石元春、辛德惠为代表的老一代农大人来到曲周乡村安营扎寨,开始了治碱救灾伟大征程。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以曲周县为中心的 72 万亩盐碱滩变为米粮川的人间奇迹,并辐射到整个黄淮海平原,一举扭转了中国南粮北运的历史,为解决我国粮食短缺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间进入新世纪,解决了温饱的曲周人民,面临着水资源紧张、农业生产资源环境代价大等一系列难题——这也是前进中的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2006 年,张福锁老师带领的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团队追寻前辈们的足迹,来到曲周开始探寻“作物高产、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009 年,我们这一群青年学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再一次扎根曲周,探求当代农大人继承传统、再创辉煌之路。在这里,“80 后”“90 后”的